

寒
松
堂
集

三



東松堂集

三

寒松堂集

(三)

魏象樞著

寒松堂集卷五

序記傳

潛室劄記序

某往在都下。聞祁州有刁蒙吉先生者。學道人也。中心嚮往久之。蓋聞自退谷先生云。邇來侍母家居。去退谷日遠。猶幸時時讀退谷書。終以未得先生書爲憾。然皋比春風。近在五百里之內。走尺素奉教先生。先生欣然若不自足。問某者至再。因得先生文集若干卷。繼得語錄若干篇。某卒業。作而言曰。先生固卓然有道儒者也。隱居潛室中。靜坐讀書。反已格物。直認天性本體。匪一朝一夕之故。每拈一義。出一語。本之乎四子五經之宗旨。折衷乎濂洛關閩之微言。斷之以躬行心得之實理。純而確。簡而易。且大而備。俾聖人之道。如日麗天。學者之心。如湯潑雪。一切虛無頓悟荒蕩支離之談。不辨而自明。不闢而自止。此先生之學所以正也。道之不明。吾無慮焉。先生服膺梁溪高忠憲公淵源有自。典型尙存。不欲明立宗門。而其深造自得。顧如此。世間有此真師友。大爲魯鄒生色。某幸與先生異地同堂。千秋一日。未嘗不爲吾道志喜。又未嘗不飲食夢寐於先生。一如先生之服膺梁溪也。第某不敏。讀先生書。不能窺先生堂奧。曷能贊一詞。竊聞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生之爲此書也。豈偶然也哉。行將羽翼聖經。扶持教化。躋一

世於聖賢之域而無難。海內必有傳之者。維時祁侯熊公。剴勵行世。某不揣淺陋。自敘其仰止忻幸之私。附於簡末。以報退谷先生。非敢敘先生書也。

中明子集序

布衣而以理學著稱者。代不數人。然求其躬行實踐。卓乎立必爲聖人之志。存萬物一體之心。夫亦何代無人哉。憶昔年輯儒言錄一書。自元明諸家。蒐羅日久。知人論世之下。見有度越流俗。隱居韋素。切實爲己。不求人知。往往淹沒而不彰。又有砥礪名行。倡明聖學。大義微言。導愚解惑。一時信從而齋志以沒者。凡此皆道之所寄也。雖拙集未竣。購求尙殷。其於布衣。尤三致意焉。今讀宛陵施先生書。竊歎余之耳目不廣。則愧甚矣。夫先生之生。適姚江之學方盛。爾時師友授受。各有淵源。先生宗法孔孟。並及濂洛關閩諸儒。毅然以斯道爲己任。故江南十四郡。篤志之士。從遊甚衆。其性善無惡諸篇。與門弟子諄諄講說者。皆切近而篤實。不爲過高之論。先生且曰。易傳同人之象曰。通天下之志。人志之不通。而我見之是持。吾未見必爲之在聖人矣。又曰。爲宇宙完人。無恆者非人。完則至大也。恆則至久也。既大且久。恐踐之難也。夫人者何。仁是也。能爲仁焉。則人也。則完也。恆也。不能當仁焉。則禽獸也。則弗完也。弗恆也。又曰。隨時隨處。把人都做我頭目手足。看他迷惑顛倒處。盡如孺子入井時。忱惕惻隱。滿腔中都是誘掖獎勵意思。又曰。吾輩無千駟弗顧襟期。不能爲堯舜君民事業。嗟乎。先生之著書立說。何其腳踏實地。足令天下後世之人。聞風興起如此乎。及按其行誼。乃一一與所言合。禪學當關也。則痛絕之。傭夫可教也。則引掖之。且

玉成之。師事陳九龍先生十三年。先生病。九龍先生作祈命辭。謂先生爲繼往開來道種。特以餘年贖先生之命。抑何誠也。斥所應得絕產。爲雙溪義田。至今宗族中婚嫁死喪。惟先生是賴焉。先生之躬行實踐。概如此。雖當日遊於焦文端鄒忠介之門。太守金公敦請講學。以天下士相待。惜薦舉不果。徵辟闕焉。猶未得大行其道。而東南之學者。尙翕然宗仰之。正不敢以一日之遇合論先生也。所惜者天未假年耳。先生沒後。文孫愚山以文章經術。爲世聞人。余聞其督學山左時。衡文較士。公而且明。庶幾竟先生未竟之志。其事叔父與事父同。孝行純篤。尤至性人也。因愚山向與余同仕京師。道誼投合。介余西席。張君一衡。臧書寄余。屬爲先生集序。余自愧學道數十年。老而無聞。行將私淑先生之緒餘。奉爲晚歲之模楷。所謂老成雖遠。典型尙存。豈非厚幸哉。愚山家學有自。克繼前徽。願與共勉之矣。

知非錄序

知與行。是一乎。是二乎。竊嘗疑焉。自姚江倡爲致良知之說。其於大學之致知格物。猶未大失也。惟當日及門之士。頓悟者多。謬謂朱子卽物窮理。爲支離之學。而以沿門持鉢鄙之。俾一部大學。幾墮禪窟中。余每閱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應州左翼宸先生著知非錄一帙。寄余商訂。三百里之遙。如同堂焉。既卒業。知爲先生篤行之事。欲然若不自足者。筆之於書。一以自勉。一以勉人也。余維大學所謂格物。只在天理人欲處格之。卽物窮理。正孔門真派。今觀此錄。自立身行己。以至待人接物之間。步步踏實。務去人欲。合天理而止。知病卽藥。知非卽是。此卽先生老年好學實錄也。四十九年云乎哉。昔陳布衣云。眞能知之。

則行在其中矣。余反一語曰：真能行之，則知在其中矣。因附先生道誼之末，不敢以過譽聞，願與先生共勉之。

蔚州志後序

夫郡邑之有志，猶天下之有史也。上之備昭代之輶車，以是非佐褒貶；下之備賢人君子，徵文而考獻，脩教而齊政，所裨王化，良非淺鮮。其大者揆於時，責於守牧，爲尤重云。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制作之期，固不可違者。王益州襄之爲刺史，集當時諸文學，撰中和樂職頌，於今漢紀爲烈纂修一事，非其人詎易易也乎？蔚之有志，軋於渤海劉公生和，重修於三原來公臨，庶幾彬彬可觀。而時移勢殊，未免闕略之感。值今鼎運一新，文明肇啓，天子命廷臣修賦役全書，孝經衍義，會典品級考諸書，史局方興，則下而推之郡邑志，不應散佚久矣。州守李英，正其人也。刺蔚三年，善政未易更僕數。若其表在人口碑者，念茲地凋殘困苦之情狀，與民休息，未嘗頃刻去懷。夫豈尋常簿書也哉？考績伊邇，慨然以郡志爲己任，謂志係司牧者職守，諸凡政令之因革，風氣之滄漓，食貨之登耗，人文之消長，核名實，絜古今，惟掌故是藉。奈何以凋殘緩之，爰取舊志三卷，招集儒生，詳加考訂，提綱挈領，規以大體，大約遵王制，不涉賤專，重人事，不諉氣數，敬百姓，不幻仙佛，稽實行，不尙虛文，刪其繁，輯其要，用以成一代之實錄。者厥有苦心焉。嗚呼！天時啓而文明暢，觀人成化，纂述原非偶然。且分列十二綱，以統六十餘目，纖悉俱備，足以補前志之所未逮。異日輶車之採，將在斯乎？將在斯乎？嘗讀兩漢循吏傳，見孟堅所取，獨重經術。

曰以文章飾吏治。洵哉。志之有裨於蔚。千百年不刊之文獻也。雖然。某蔚人也。敢言蔚事。蔚居神京肩背。介在兩鎮三關之間。視他郡邑。尤爲要地。若以舊志志蔚。亦猶是蔚也。乃比年以來。歲穀不登。閭閻蕭索。終歲所入。不足以供賦稅之半。鬻妻子而棄井廬者。往往見之。識者有長慮焉。此一編也。今昔情狀。列在目前。猶望後之賢君子。掩卷興懷。得以終始休息之一局。此則作者之意也。夫會今歲秋八月。余奉俞旨侍養。菽水之暇。幸覩成書。顧以適際其時。且謂舊史氏也。問序辭至再弗獲。按戴記有曰。鄉大夫飲射讀法諸禮。鄉士夫得以與其事。志或其類歟。故不揣不文。聊紀時與人之相得益章者。綴之簡末。爲蔚盛事云爾。

湖南按稿序

余於李退庵先生。交數年矣。其人大抵言行相顧君子也。先生丰骨嶽立。外簡而中方。與人了不設城府。時官侍御。首疏巡方宜修實政。先生之言。已見一斑。未幾奉命按湖南。時封疆初闢。大寇未殲。官無宦志。民無生趣。先生從艱難險阻中。行察吏安民之事。懷如也。湖南之紳士父老能言之事竣。果以稱職報。擢太僕少卿。戊戌秋。裁缺候補。余省親假滿。亦候補。兩閒人時相過從。或論詩。或評所爲古文詞。商榷可否。或以經濟之業。法度之書。互相砥礪。必歸於道而後已。不敢效晉人清談也。近者成子我存按閩省。有謂其奏章甚少者。余以問先生。先生笑曰。巡方非言官也。入境以後。畏此簡書。職在行矣。何多言爲。遂出按稿一帙示余。且屬余序。余受而卒業。益歎先生立言。皆從天理王法國體民情之間。深思而曲盡之。尤以

正己率屬培養元氣爲第一義。其告誡諸司一則曰甯褫本院之衣勿取百姓之物。再則曰以一官爲重視百姓可欺噫盡之矣。又何多言爲哉。余乃因先生之言考先生之行。良有可風者。辰州界上徐帥有郵亭之餽拒之不納。仍諭以理。增其愧而不欲疑其心。嘉魚渡江舟飄幾覆。邑令械守者請加罪。先生笑而釋之。素知李臬司中梧爲海內廉能吏。每虛心諮訪。事得共濟。初忘上官之分。卒成莫逆之交。諸如此類。事皆可傳。不謂英妙之年。志量遠大。動合前賢如此。古人一當大任。章奏檄文。令記室藏之。用以自考也。先生之言。既見諸行矣。其亦有以自考乎。

王明府雲中開荒政蹟序

間嘗與士君子譚吏治。有今人與古人異者。不必盡求其同。亦有今人較古人難者。不必盡求其易。祇求。不負君民所學者爲循吏。此循吏所以不多覩也乎。王公令雲中。雲中兵民雜處。田者久荒不殖。多逋賦。風俗侈而健訟。公下車後。剛柔緩急。協之大道。不數月而民治。會姜逆變。崎嶇戎馬間。全家陷賊穴。不暇顧。單騎諭邑里之應賊者皆下。消戰壘。供芻糧。王師從枕席上過。專辦犒師。羊酒日至。無留行。久之郡城拔。上命公令大同如故。縣毀。以西安堡爲治所。取創殘餓羸之餘。導墜理。瘳生枯。壯弱出入。握蛇騎虎。未有數困難成之事。解嚴下閭闔之門。荆棘茫然。彌望不覩炊煙者。卽二三就撫父老。伏白骨黃埃中。雞不鳴。犬不吠。登隴畝而循阡陌之間。所在石田耳。雲中絕徼田大鹵。更兵火故地蕪。地蕪無民。無民是無邑也。雲無邑。當路塞。漢唐入而牧者多矣。卽軍吏何以禁闌出財物於邊關乎。公慮此。且熟頃奉有開墾荒

田三年起科之令曰根本可以圖矣遂懸十格爲招集要領如禁句攝省徵調給田舍貸種粒等事皆古
人行之成效者公且招且勸農事以外不及其他邊人素諒公卽遠在鄰界者亦坦然耕而不疑浹歲成
田九百七十餘頃督府廉公治狀爲雲中最事入當上意俞陞一級時公爲小司寇猶錄宰雲中勞蹟邀
天子恩不更異於當日無赫赫名者乎憶公自單騎招降時性命身家輕於毛羽循資陟西曹口不言功
是公不負君也余向捧詔過三雲父老爲言逆賊之害曰喪亂餘生賴公保全多今丁男老穉屋居火食
一穀二穀三穀青旗白酒歲歲社臘以爲安伊誰之力是公不負民也而自公視之循政不見同治亂民
如理亂絲不見異勸民引流種樹冷風清剛諸持田器雜兵間不見難當上意不見易但曰吾有負於君
若民已耳斯其學何如哉召南陽訓農興利戶口增益劉全椒五日一聽事俾吏卒就田業公卓然今古
循吏中泯其異同難易之迹而彰其牧民御衆之才如此吾家食公德久矣遂不辭質言之以慰雲中父
老子弟併以勸公遠業云

賑施錄序

余於林兆靖先生未嘗有舊也先撰北遊隨紀一敘及山水一歌望其爲大儒許其爲仁者說者謂余溯
先生家世淵源雅可稱述乃爾不則以二史郡侯守應有惠政推尊所出有如此此非余之知先生也余
蓋得之莆陽賑施一事云方先生優游田舍歌咏自娛饑饉之凶一聽當事者補救之先生可閉戶謝耳
且世靜宇先生業父子兄弟相聚同耕一硯家無三年九年之儲爲鄰里鄉黨餬口計明甚而又乏尺寸

權以傾動當世。卽欲舉修荒政。將何所藉耶。先生乃首倡義施。不難舉千萬家父母妻孥之生死。任之一身。俾一時同心之人。樂輸集事。其應如響。復爲之籌畫精詳。疴痒關切。千頭萬緒。條理井然。既著效於維桑。將垂法於後禩。先生之心。殆無窮也。海內講學家。高談性命。動稱儒者。於人往往無所濟。欲立欲達。卒託空談而已。余讀賑施錄一書。坐而言起而可行。用佐當事爲國恤民德意。了無希冀於其間。安得不以大儒望之。仁者許之乎。願先生授梓以公世。可代一部語錄。提醒人心。卽萬物一體之懷。擴充完滿。蓋由此矣。此則余之所以知先生也。

藍氏餘澤錄序

藍氏之在卽墨也。家世淵源。垂四百年矣。余髮未燥。卽聞而知之。丙戌春。得與海重同榜成進士。且出一先生門。又同選庶常。教習年餘。見其持重有大器。交益善。因詢先世遺業。海重輒以不克負荷爲憂。散館以後。與余職業殊。疑其繼述之事。尙有待也。尋奉簡命。視學上江。自念此行。若負朝廷。俾法度文章。自我隕越。先人三不朽之業。亦自我敗壞。不敢且不忍於其行也。亦以公愼二字爲之勛。然亦未嘗不諒余之相與以有成也。事竣。果以清嚴報。方在考較濫觴之時。惟上江獨得中流一柱。余喜而下拜曰。眞藍氏裔乎。眞吾友也。未幾外任督糧。又未幾奔喪歸里。皆余省親抱疴之日。不復聞其建豎何似。戊戌冬。再晤於長安道上。海重言其生還自閩之情。余亦話及垂死來京之故。涕各數行下。手持一帙曰。餘澤錄。乃三年讀禮所輯。司寇文繡先生。侍御北泉先生。封太史青初先生遺蹟也。余捧讀一過。凡先世之德之功之言。

或在史編。或在家乘。或在口碑。或在篇什者。歷歷可數。內蘊海嶽之氣。而外發鼎彝之光。理有固然。又安能湮沒而不彰耶。惟是表藍氏之家世者。書匪一人。人匪一代。散佚易而纂輯難。當日守而藏之者。則太史先生之孝也。今日廣而傳之者。則海重之孝也。承先啓後之心。用是慰矣。獨思海重大器也。肩此四百年來之舊家。循此視學清嚴之故步。自今以往。會有非常之建豎。傳之天下。而書之典冊。答恩遇而致顯揚。先世之業。又將恢擴而光大之。甯第文字間繼述已哉。時海重伯仲俱在座。命余書此。以志勿忘。意若駸駸乎無所待焉者矣。

李文明實蹟序

余不敏。年幾半百。終日汲汲求之。與人諄諄言之者。實行而已。抑何務實者之不概見也。無他。爲之者其名而傳之者其文也。名與文無足信。遂並其實者而疑之。亦曰名曰文矣。無怪乎務實之不概見也。近讀李文明實蹟。則異是。文明。洪州大族也。去蔚不百里。余聞其積德樂善。署雲中別駕。尤嘖嘖著聲云。客歲捐館舍。里人追思不能已。徐子雲門撰墓誌銘。悉撮其生平實行。勒諸貞珉。足以不朽。今長子晉陽克繼先志。懼無以懸家乘。示子孫。乃倣年表故事。輯成一書。曰先考實蹟。案集中次第。如承家訓子。捐貲報國。崇儒重道。濟人利物諸事。皆鑿鑿與余所聞合。且知父莫若子知之真。故言之確。言之確。故傳之最可信。甚矣李君之以實行聞也。晉陽據事直書。言無溢美。雖竺典道藏禮佛棲元之細事。亦不少諱。殆所謂抱樹噉蔗而不忍忘者非歟。是集也。藏之於家。李氏之子若孫讀之。其立心制行當何如也。卽公之當世。諸

凡守財嗜利之輩讀之。其立心制行又當何如也。自我行之。自人效之。風化之責。非學士大夫任之而誰任乎。卽世之釣其名而飾其文者。未嘗不以實行稱也。不過曰某事令某某德我耳。曰某事借某公傳我耳。其爲之後者。亦曰如是則孝。否則不孝耳。昔人云。無其美而妄稱之。則不孝。必其有美而稱之爲孝矣。况乎懸家乘。示子孫。肯作一欺人語耶。甚矣文明之以實行聞。其爲之後者。亦祇傳其實行焉而止也。憶雲門致余書曰。公素不爲人作記。非其子爲士。士而表其父母者。可不作。此亦人子也。士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忍靳一言令之沒沒乎。余固信雲門。益信文明之有後矣。

傅氏家訓序

古人之爲教也。非以繩束之也。導其自適而已。又慮無以繩束之也。移其不自適者。使之自適而已。大約本乎纏絲懇篤之意。發爲溫厚和平之言。令人可法而可戒。欲哭而欲歌。斯其善立教者矣。余嘗讀諸葛武侯、顏魯公、邵康節、胡康侯諸公家訓。率皆導之自適者也。近讀傅氏家訓。又以移其不自適而使之自適者也。夫導之自適難。移其不自適而使之自適尤難。導之者。性也。移之者。抑情而復性也。天下雖無不可感之人。而家庭之間。恩常掩義。義失而恩且暱矣。何可爲訓哉。余於此集。讀首篇知母道焉。讀中篇知子道焉。讀終篇又知兄道焉。每篇之中。沁乎肺腑。洽乎性情。恩與義之兼周。感與應之立效。母以子之適爲適。兄以弟之適爲適。而子若弟能適母兄之適。因而自反。其不適以歸於適。門以內何融融也。郡侯上承母命。下體弟心。著爲一家言。以垂訓後人。卽作一部語錄。亦無不可。聞侯初拈筆時。且淚且書。淚痕透

過紙背。一日過余庸齋。此集適在案頭。有客讀之。侯在座掩面泣下。侯之所以爲文之意。其纏綿懇篤。固如此。昔人有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孝。讀祭十二郎文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友。余於此集亦云。

倪氏家譜序

間嘗讀史至忠臣孝子諸篇。思其事。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尙爲之咨嗟慨慕。掩卷流連不能已也。當吾世而聞之見之。喜可知已。余客歲邀恩侍養。遶慈膝者年餘。問視之暇。老母輒命說古忠孝故事。令室人眷屬環而聽之。爲樂門以外事弗問焉。今年八月。倪金吾日章走一介持家譜草本來索余敘。余捧帙知爲年友東甌公筆。聞於母竟讀。忽擊節如平昔讀史狀。曷敢謝不斐以辜作者意。按譜篇章僅數十。乃有先有後。有詳有略。有始有終。有書有不書。每篇之中。於忠孝三致意焉。從戎之與嗣家。不一世。死事之與坐誣。不一人。大宗之與小宗。不一行。尊祖之與收族。不一目。如世家年表。序傳誌銘。家禮祠祀。抑何井井有條也。金吾幼失怙。王父太保公復不諱。乃於出處死生之大。繩武繼世之微。以藐諸孤。悉表而出之。不致如杞宋之無徵。可謂孝矣。然而金吾之孝。不止此也。金吾數年曾與余同班行。望之則恂恂似儒者。時或過從。日惟讀書賦詩。所談職分外。絕無躁競一語。殆學古有獲而迴出執袴耶。抑有感於太保公之遺言。奉爲龜鑑耶。孟子云。事親爲大。守身爲大。余益知金吾之成是譜也。以昭源本。以篤宗盟。以誠子孫。如是始稱不匱爾。雖然。天子以孝治天下。未嘗不於孝子之門求忠臣。余願金吾立心制行。不愧古人。異日

鐘鼎名著。帶礪功高。有傳之山中者曰。此宜與倪氏後人也。余且喜。藉以慰我堂上人顏色。甯復咨嗟慨慕。有不相及之感乎。東甌公熟讀史。且知余。當以余今日之言爲不佞。再以告金吾。

潘氏家譜序

藏山潘君。山中隱者也。質朴醇謹。居家惟務耕織。間一入城市。如桃花源中人。煙霞之氣。撲人眉宇。所談自循理樂善外。不掛齒頰也。稽其行誼。尤以孝友爲重。嘗追念長兄篤於孝。蚤亡無嗣。以次子珉承繼。且割己產之半與之。文正之仁。公藝之義。洵可風哉。至其敦睦親族。復欲構家堂。置學田。贍鰥寡。尙有志未逮。近因世代日遠。支派日繁。木本水源。惓惓在念。乃立家譜。垂示後人。自其西蜀之本籍。都門之宦遊。以迄定興之遷居。悉記載焉。後之子孫。瓜瓞縣縣。當不忘今日繼述之意。覽是譜者。亦可以知藏山之隱德矣。因其問序於余。聊爲表而出之如此。

功過格序

袁了凡先生功過格。爲長吏模範。垂六十餘年矣。舊日刊行海內者甚夥。而衛帶黃朱崑海兩先生。嗣於雲中授劄。闕時余膺鄉薦。兩先生出以示余。余讀未竟。知兩先生學問經濟。不在清獻公下。及誠所屬吏。諄復嚴切者。只此功過二字。諸吏莫不受而循之。會甲申之變。罵賊殉難。血灑巖疆。正氣猶耿耿在宇宙間。兩先生有功無過之初心。死而後已。嘗再讀其書。固無異兩先生焚香告天時也。今余旣入官矣。思士大夫不負所學。不負天子者何事。亦惟是省躬治物。勿之有欺耳。勿欺於人。有何不可告人之心。勿欺於

天有何不敢告天之事。既不敢告人。復不敢告天。必恣吾威福。爲所欲爲。視宦途爲壟斷。以人命爲草菅。冀得富貴。世世享之。未幾而禍及其身。或及其子孫。始欲微倖微功。懣懣重過。噬臍何及哉。昔人云。惟府辜功。又云。無倚勢作威。無依法以削。蓋官者。勢與法之藉。而功過之府也。其於吏治也。功多則賊。過多則否。其於民生也。功多則安。過多則危。其於立身接物也。功多則得。過多則失。功過何等關繫。可冒昧恣睢。而不知檢點乎。歐陽文忠公喜與人談吏事。張芸叟疑而問之。文忠曰。學問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况乎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持此勿欺之一念。日省月考。何患過多而功少。且當其自作自記。畫作夜記。如神燃其照。鬼瞰其旁。欲鋪張一事。覆藏一語。不可得。果人爲之乎。天爲之乎。抑赫赫王章爲之乎。一思再思。吾誰欺乎。今諸君子遭逢聖主。幸際建立之時。朝而考政。夕而糾虔。夜求無憾。而後即安。雖趙清獻焚香之告。又何多讓。若立成格以啓後學。模範具在茲書。未可焚也。故余旣服帶黃崑海兩先生之教。而併欲以了凡先生之書。告諸海內之旣入官者。

造命篇序

大學毋自欺三字。聖賢教人過關處也。學者童而習之。長而忘之。且棄之矣。噫。不讀書者。吾無責焉爾。讀書而不能得三字之用。良可歎哉。夫此三字者。父不能貸之子。兄不能貸之弟。而往往不能用者。蓋由聲色嗜好之紛紜。日陷於中。而不能自覺也。今人知識方開。父師始教。耳聞目見。巧僞百端。方其習之時。卽作昧心事。及其長也。機智愈熟。掩飾愈工。勢必忘之棄之。以至飲食居處。衾影夢魂。無時無地。不有欺字。

在。豈一生讀書祇學自欺二字耶。抑未有以提醒之故也。余見士大夫刊刻感應諸書甚多。提醒世人。不爲不詳切曲盡。第恐言之而不行。是己先自欺。而欲人之不欺。其可得乎。余妻之姪李生天葩。天姿過人。耕讀爲業。奉妻兄恆嶽先生庭訓。循理樂善。濟人利物。世世以之。其子若孫。必有光大其門者。茲得造命篇一帙。藏之家塾。以課子孫。又付諸棗梨。以公同志。因問序於余。余讀至不欺暗室一語。知書中大意。頗與余合。遂喜而序之。爲天葩勸也。蓋諸格自記功過。本諸袁了凡先生工夫。在人不知己。獨知之地。省察在可對人可對天之時。始而勉強。久而自然。打過自欺一關。便是聖賢地位。學者顧可忽乎哉。或曰。此於毋自欺則得矣。於造命何涉。余笑而不知所答。以俟會心者自得之。

節孝錄序

割股非經也固矣。然事雖非經。心有可取者。余讀王孝子傳而重有感也。孝子一庶人耳。律之以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則甚難。第推其心。謂股母股。疾母疾也。以吾所得於母之股。療吾不能代母之疾。疾苟愈。安問經耶。設余過其鄉。叩其廬。呼王孝子而責之曰。爾何爲是非經者。王孝子必曰。唯唯。又必曰。否否。世有割人之股者。吾知其非經。不敢爲也。余必曰。人股可割乎。王孝子必曰。凡攫人之財。奪人之產。俾其人痛心疾首。女哭兒號。吾但取以奉吾親也。此與割人之股何異。念吾母處艱難困苦之餘。當死生存亡之際。吾自割吾股耳。於身何毀。於心何憾焉。余聞此數語。甯不汗顏而退也哉。故曰。事雖非經。心有可取也。余尤有感者。孝子之母。固節母也。一門之內。母以節著。而子以孝稱。溯厥淵源。抑又遠矣。傳曰。求忠臣於孝